

「明」陳獻章 撰 黎東明 編校

陳獻章全集

〔明〕陳獻章 撰
黎業明 編校

陳獻章全集

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陳獻章全集 / (明) 陳獻章撰; 黎業明編校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9. 3

ISBN 978-7-5325-9083-4

I. ①陳… II. ①陳… ②黎… III. ①陳獻章
(1428-1500)—全集 IV. ①B248.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9)第 020280 號

封面題簽: 陳永正

陳獻章全集

陳獻章 撰

黎業明 編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、發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o

江陰金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90×1240 1/32 印張 52.5 插頁 19 字數 1,008,000

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2,100

ISBN 978-7-5325-9083-4

B·1087 定價: 298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附錄一：白沙子古詩教解

門人湛若水撰

詩教解原序

甘泉生曰：「夫白沙詩教何爲者也？言乎其以詩爲教者也。何言乎教也？教也者，著作之謂也。白沙先生無著作也，著作之意寓於詩也，是故道德之精必於詩焉發之。天下後世得之，因是以傳，是爲教。是故風雨雷霆，皆天之至教也；《詩》《書》六藝，皆聖人之至教也。天之至教運而萬物生矣，聖人之至教行而萬化成矣。」

或曰：「然則，白沙豈聖人之徒與？」曰：「白沙先生學聖人者也。」

「然則，何以有教？」曰：「聖人有聖人之教，賢人有賢人之教，其致一也。」

曰：「白沙之詩多矣，曷爲而不入詩教也？」曰：「吾采其希古者也。昔者，水也請古詩之學於先生，先生然之，然猶曰愈其難也。若夫近體之作之妙者多矣，繫於文集，吾未采焉耳。何以未之采也？明先生之著作以別於後之詩流爾也。竊取乎著作之義，庶其在解乎，庶其在

解乎！」

時正德辛巳孟秋之吉，門人湛若水謹撰。

重刻詩教解序

族祖白沙先生以道鳴天下，不著書，獨好爲詩。詩即先生之心法也，即先生之所以爲教也。今讀先生之詩，風雲花鳥，觸景而成，若無以異於凡詩之寄託者；至此心此理之微，生生化化之妙，物引而道存，言近而指遠，自非澄心默識，超然於意象之表，未易淵通而豁解也。時維甘泉湛氏領會最真，蓋得於函丈者邃矣，於詩教之深廣固莫逆於心矣。於是揭己所解，欲使人皆得解，取先生古體諸什悉爲之解。古體解而近體可因以解，更無庸贅爲之解。天下後世，循其解以味先生之詩，緣詩而窺先生之道，庶不負先生之教矣乎！顧其書鏤板久失，家藏刻本既多殘缺，各處抄本復多差訛，姪孫世澤旁搜累年，乃得參互考訂以復其舊。噫！是書嗣刻，先生之教，燦然得解者衆矣；先生之道，因詩教而益彰矣。甘泉嘉惠後學之功，亦隨之不朽矣；世澤克輯遺書，無愧先生之姪孫矣。茲非吾家一盛事乎？遂喜而爲之序。時乾隆三十六年，歲在辛卯，孟冬，族後學炎宗謹撰。

白沙子古詩教解卷之上

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韻^{〔三〕}

能饑謀藝稷，冒寒思植桑。少年負奇氣，萬丈磨青蒼。夢寐見古人，慨然悲流光。吾道有宗主，千秋朱紫陽。說敬不離口，示我入德方。義利分兩途，析之極毫芒。聖學信匪難，要在用心臧。善端日培養，庶免物欲戕。道德乃膏腴，文辭固粃糠。俯仰天地間，此身何昂藏。胡能追軼駕，但能漱餘芳。持此木鑽柔，其如磐石剛。中夜攬衣起，沉吟獨徬徨。聖途萬里餘，髮短心苦長。及此歲未暮，驅車適康莊。行遠必自邇，育德貴含章。邇來十六載，滅迹聲利場。閉門事探討，蛻俗如驅羊。隱几一室內，兀兀同坐忘。那知顛沛中，此志竟莫強。譬如濟巨川，中道奪我航。顧茲一身小，所繫乃綱常。樞紐在方寸，操舍決存亡。胡爲謾役役，斷喪良可傷。願言各努力，大海終回狂。

〔二〕 明刊本《白沙先生詩教解》（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集部第三五冊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一九九七年影印本）無此詩及其注解，疑爲湛若水修訂此書時所刪。

比而賦也。《此日不再得》，乃宋儒楊龜山作以示學者。先生年四十復遊太學，祭酒邢讓以爲試題，故先生作此，自言其學聖人之事也。首二句，以謀衣食之急比謀道之急，以引通篇。負奇氣而磨青蒼，欲希天也；夢古人而悲流光，恐蹉跎也。高瞻遠望，古人先得我心者，朱紫陽之說敬乎！蓋敬者，聖人之心法。聖德莫大於敬，則入德莫要於主敬；主敬以剖義利，則聖可學。可見聖學匪難，要在心臧而已。心者，敬之主宰，萬善所由發端者也。能反心以養其善端，勿爲戕賊，方爲道德之膏腴；若文辭，不過粃糠。人身參天地，不能追古人道德之軼駕，但漱文辭之粃糠，何足貴哉？今以木鑽之弱質，研彌堅之道，如磐石難入，安得不愧憤交集、夜起傍徨？蓋以聖途遠而心思長也，則及時精進，安可緩乎？行遠自邇，進學之序也；育德含章，道德之積也。時先生年四十，此云「邇來十六載」者，自二十五歲將往學臨川時始計也。歸自臨川，閉戶盡窮古今書籍，所謂「閉門事探討」也。既而歎曰：「夫學貴自得也。」築春陽臺靜坐數年，所謂「一室同坐忘」也。此四句言從前爲學之事。及久之，又歎曰：「夫道無動靜也。得之者動亦定，靜亦定。苟欲求靜，則非靜矣。」乃隨動靜以施功，所謂顛沛莫強，如濟川之奪航。此四句乃當時學力所到者。蓋到此全體功夫，方覺從前之未盡也。「顧茲」以下，又自勵其將來之功。一身爲綱常所繫，而一心實爲

樞紐，不可不操存而任其斷喪^{〔二〕}。「心」字應上。「用心臧」最是聖學要緊處，聖人千言萬語，只要教人收拾此心。操此樞紐，則萬化由此出；而所以操之，不外上所言敬耳。「努力」、「回狂」，則道岸可登矣。

夫先生主靜而此篇言敬者，蓋先生之學原於敬而得力於靜。隨動靜施功，此主靜之全功，無非心之敬處。世不察其源流，以禪相詆，且以朱陸異同相聚訟，過矣。先生嘗曰：「伊川見人靜坐，便歎其善學。此靜字，發源濂溪，程門更相授受。晦翁恐人差入禪去，故少說靜，只說敬。學者須自量度何如，若不至爲禪所誘，仍多靜方有入處。」按此則靜與敬無二心、無二道，豈同寂滅哉？

此篇乃四十歲以前事，後來所造之高，所得之深，尚未及言，然即此可想矣。當時稱爲「龜山不如」，豈虛語哉！

示湛雨

若水，初名雨，字民澤。

有學無學，有覺無覺。千金一瓠，萬金一諾。於維聖訓，先難後獲。天命流行，真機活潑。

〔二〕「操存」之「操」，原誤作「摻」，今改。

水到渠成，鳶飛魚躍。得山莫杖，臨濟莫喝。萬化自然，太虛何說。繡羅一方，金針誰掇？

賦而比也。天命，即天理也。「有學」、「有覺」二句，皆謂溺於記誦、滯於見聞者，雖有學如無學，雖有覺如無覺也。「千金一瓠」，《鶡冠子》「中流失船，一瓠千金」，此借引以言本心也。言學當超於言語之外，而致力於不覩不聞之體，《中庸》所謂「天下之大本」也。大本立，則有一瓠千金之重；此言一諾，則重於萬金矣。如曾子唯「一貫」之旨是也。然必先用力艱難而後可獲，果能先難後獲，則天理流行；其真機活潑，水到渠成，無非鳶飛魚躍之妙，將見萬化皆從此出，如太虛之無言，何用如得山、臨濟二僧以杖喝爲教者乎？又借引繡羅以比千變萬化皆從本心應用。然則金針在我，又誰掇乎？蓋佛氏所謂「莫把金針度與人」者。以金針比心，此心人人各具，我不能授之於人，人亦不能掇之於我，釋氏可謂不識心者矣。此詩乃先生病革以示若水者，深明正學以闡釋氏之非，其意至矣。

示黃昊

高明之至，無物不覆。反求諸身，櫛柄在手。

比而賦也。高明，謂人心之本體，所謂「極高明」者也。櫛柄，亦以比心之主宰處。言高明之體，覆物無外，然非他求也，其主宰在我；誠能反身求之，則可以極高明之量，心常

惺惺，何所不照乎？

魯伯真墓銘

源之華舒舒，柯之實纍纍。人無固本兮，草木弗如。澤不竭兮，公之餘；我銘示後昆兮，勿替厥初。

興也。源之華者，水畔之草華也。舒舒，開發也。纍纍，碩大也。言水際之華則舒舒矣，木柯之實則纍纍矣，華實之盛，有本者如是也。人而不固根本，則何以達於事業、裕於後昆乎？反草木之不如矣。

李子高墓銘

生不足，歸於天；義不足，何有於年？嗚呼！子高之心，匪我銘之，而誰與傳？

賦也。言人生夭折而不足於年，則歸之天命，然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。若義不足，則雖長年，亦何用哉？謂夭壽不足計，惟當盡道於己也。

李元春墓銘

有道於此，匪難匪易。能者謂賢，不能者恥。母疾子侍，弟扶兄醉。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。

賦也。言道非可以難易言也。蓋難易只在人之能不能，而不在道。賢愚之分，總決於此。

處士陳忍菴墓銘

世無我遺，安以隱爲？世不我須，其隱亦宜。

賦也。言用舍在人，行藏無與。君子在世，與時偕行而已，不必於隱，亦不必於不隱也。

題畫松泉，爲張別駕吉

水流石間，生兩松樹。洗耳掛瓢，無此佳處。幸逢堯舜，那無巢許？

賦也。「洗耳」、「掛瓢」，巢、許事。此詩題別駕張克修之畫。言水出於松石之間，松可

以掛瓢，水可以洗耳，但無巢、許之徒耳。夫巢、許之事過於中道，而先生言之者，所以激廉立懦也。

撥悶

久病在牀，展轉莫舒。我欲觀化，有握其樞。人有善願，天必從之。我病幾時，我念西馳。我行趨趨，如饑思食，如寒思衣，動惟厥時。匪亟匪徐，魚躍鳶飛，乃見真機，天豈不知？天偶遺之，吾將尤誰？我聊任之，撥悶以詩。

賦而比也。此先生撥悶之詩。先言久病展轉，欲觀化而又有天握其樞；又言病不得遂衡山之遊，念念之勤如此。然而舉動亦自有時，須不徐不疾，如鳶飛魚躍，而後可見真機。今我之病不遂行志，天豈不知哉？蓋天普萬物而無心，偶忘之耳，故我當安天命。而作此詩以撥悶，蓋歸乎正矣。

可左言，贈僉憲王樂用歸瑞昌

可大可左，左左左，費盡多少精神，惹得一場笑唾。百年不滿一瞬，煩惱皆由心作。若是向上輩人，達塞一齊覷破。歸來乎青山，還我白雲滿座。莫思量，但高卧。

賦也。三言「可」者，言可之過，不能「無可無不可」也。左，猶差也。三言「左」者，言差之甚也。此詩名「可左言」，先生所作以贈僉憲王樂用者。樂用初以御史退居二十餘年，今起用爲廣東僉事，不踰年，考察去官。此詩送之，歎其可之過矣、差之甚矣。人之作意以勞精神，反召人之笑唾；不知人壽幾何、百年如一轉瞬，所以致此煩惱者，皆心自爲之耳。若向上之人，即明窮達之義，而不致此矣。今奈之何哉！但歸來與青山白雲爲侶，靜坐省思慮，尚可補過於晚景耳。

題吳兆麟采芳卷

歲云暮矣，冬雨淒淒。牛僵馬危，商旅不歸。號寒啼饑，窮民怨咨。采芳何爲？將以遺所思。所思在遠道，天寒日短，誰爲致之，不如待時。時維仲春，陽道既亨，萬物得時。和風披披，人情熙熙。博采衆芳，泛泛輕航。駕言出遊，不泥一邦。雲龍風虎，其傳自古。而德之所被，人將化之。如赴壑之水，汨汨洋洋，不亦深乎！

比而賦也。兆麟，字瑞卿。此詩因吳兆麟《采芳卷》而作，託意高遠。言歲寒凍雨、牛僵馬危、商旅不行之時，但見窮民有饑寒之歎，此時將采芳以寄遠人，又無可致之機；不如且待時之春，天道之陽，物理之亨，人情之和，此采芳其時也。於是駕輕航以徧遊，不亦可

乎？且雲從龍、風從虎，聲應氣求，乃理之自然。若此時出遊，則德被於人而人化之，如水之赴壑，不能自己，其入人豈不深哉？蓋比出處以時而不可苟也。

家廟鐘銘

其質重，其聲遲，其動靜有時，永以爲神之依。

賦而比也。此銘家廟鐘之詩。言此鐘之爲質甚重，故其爲聲則遲，蓋以喻人之爲學，所積者厚，則其事業亦晚發也。然聲之動靜，扣則鳴，不扣則不鳴，鳴以時耳，喻人之動靜語默一惟其時也。或曰「此詩喻人家積德之厚者，則其裕後必遠，固自有時」，亦通。永爲神依者，鐘聲動則神感而憑依之也。

丁氏祠堂鐘銘

出佛山冶，入濟陽堂。厥聲鏜鏜，震於無疆。

賦而比也。佛山，鄉名，鑄冶之地。此銘丁知縣祠鐘之詩。言此鐘鑄於南海之佛山而入丁氏之祠堂，其聲則鏜鏜然而震于無疆矣。喻丁公積治新會，德政及人，故聲聞馳於當時，傳於後世而不泯也。

改鑄邑譙樓鐘銘

費而不傷，壞則有成。同百里之聲，存萬世之經。作民不信，視此鐘銘。

賦而比也。不傷，謂費得其宜也。壞者，鐘之壞也。萬世之經，謂正教也。此銘丁侯所改鑄邑譙樓之鐘。言丁侯鑄此鐘雖費，然壞則宜改鑄，費所當費，故曰不傷。又因言此鐘之聲，聞於百里，如聲教之同然。所以警人心，使歸於皇極，而萬世之經常存。此丁侯作民之政教也。若謂作民之政無考信，則何不視此銘乎？

鐘始造模而丁侯卒，惜侯之志不及成。此銘亡，後有繼之者何以考？故錄之。

世賴堂銘

恭惟我祖，渭川府君，所立殊衆。七十八年，漢陰抱甕。自是以來，我家用開。堂以世名，德音孔恢。

賦也。惟，思；恢，大也。渭川，先生祖之別號也。漢陰抱甕，言守拙不爲桔槔之機巧也。先生作此詩以銘其世賴堂。堂以渭川府君爲祖，所立殊衆〔二〕，故老猶以拙自守，不爲

〔二〕「堂以渭川府君爲祖，所立殊衆」，《白沙先生詩教解》作「堂以渭川府君爲高祖。言敬思我渭川高祖，所立殊衆」。

機巧，實爲我開家之祖。故堂以世名，而德音孔恢，皆自此始矣。

忍字贊

七情之發，惟怒爲遽。衆逆之加，惟忍爲是。絕情實難，處逆非易。當怒火炎，以忍水制。忍之又忍，愈忍愈厲。過一百忍，爲張公藝。不亂大謀，其乃有濟。

賦而比也。七情，喜、怒、哀、樂、愛、惡、欲也。先生作此詩，名爲「忍箴」。言七情惟怒發之甚遽，故於橫逆之來，尤當堅忍也。蓋忍能制怒，如水能制火。然必忍之之久，使愈堅厲，至如張公藝忍字百餘，然後爲忍之至也。故又引《書》「必有忍乃有濟」以明之。若小不忍而亂大謀，豈非人所當深戒乎？

答張內翰廷祥書，括而成詩，呈胡希仁提學

古人棄糟粕，糟粕非真傳。眇哉一勺水，積累成大川。亦有非積累，源泉自涓涓。至無有至動，至近至神焉。發用茲不窮，緘藏極淵泉。吾能握其機，何必窺陳編。學患不用心，用心滋牽纏。本虛形乃實，立本貴自然。戒慎與恐懼，斯言未云偏。後儒不省事，差失毫釐間。寄語了心人，素琴本無絃。

賦而比也。經者，聖人精意之寓也，而云「糟粕」者，蓋爲誦言忘味者言耳。此詩櫟括與張學士廷祥書語，以與胡希仁提學者。借引輪扁「糟粕」之說，言古人以經書爲糟粕者，以其誦言忘味爲非真傳也。若夫賢人之學，由積累而至者，如一勺之水可成大川，程子所謂「莊敬持養」者是也，至於聖學心得之妙，不由積累，如源泉之出，自涓涓而不息，程子所謂「質美者明得盡，渣滓便渾化」者是也。然此至無而至動、至近而至神，若得此櫟柄入手，則陳編不必窺矣。古人讀書，不過以開發聰明，不可牽纏此心也。但經云「學於古訓」，而此云然者，亦爲誦言忘味者言之。用心牽纏，亦謂溺於章句之病。蓋聖學以自然爲本，本立則未發而虛、已發而即實，亦周子靜無動有之意。又言戒謹恐懼，若求之太過，則失其自然之本體矣。故又言學者之心，當如素琴之無絃，而後可以入道，即明道所謂「聖人以情順萬物而無情」之意。

○此篇乃將《答張內翰書》會括成詩，雖書中之言不止此，而大意不外此也。世多嘗之，抑亦未深思耳。所謂「至無」者，即「無極而太極」之「無」，陰陽動靜皆由此出，五行萬物皆由此生，非「至無有至動」乎？夫婦居室之間，無非鳶飛魚躍妙理，活潑潑地，非「至近而至神」乎？放之彌六合，非「發用不窮」乎？（二）卷之藏於密，非「緘藏淵泉」乎？喜怒哀樂

（二）「乎」字原缺，據上下文句式補出。